

跃在我们生活的世代，只因为，在身边，亦在口中，文化可以是我们的身边百物，随意俯拾即是，也可以是我们口中的流行曲，常常绕梁三日。

最近我经常单曲循环霍尊的《浣溪沙》：“游蕲水清泉寺，寺临兰溪，溪水西流。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潇潇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词是爱吃猪肉荔枝生蚝羊蝎子的东坡大人写就，谱曲何家乐，音乐总监刘卓也是综艺《经典咏流传》的音乐总监。

没想到千年前的宋词，一字不改直接拿来与现代音律相合，也能得此神韵——再想想也不奇怪，正所谓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，宋词早在千年前就谱曲而唱，“浣溪沙”这一词牌的来处也是唐代教坊曲名，若回到唐代，说不定不只唱，还载歌载舞呢。

“五千年文化，三千年诗韵。”《经典咏流传》尽管名字听起来像“怀旧金曲”，实际上开播三年已经创作了不少新的名曲，词作灵感全部来自古诗词，今古相会，惊喜不要太多——

没想到张九龄的《望月怀远》到客家乐队“九连真人”那里，一席客家诉衷肠，正有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”的风味。

没想到纳兰性德的《长相思，山一程》，能被同为“叶赫那拉氏”的后人那英唱出风雪行军的雄壮与苦情，“夜深千帐灯”，“故园无此声”。

也没想到郑板桥的《竹石》能给肖战搞成摇滚范儿：“一节节一段段，四季青冬日展。春雨过，开遍满山，任风吹，任雪漫，直中曲，

宁不弯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

有一种修辞手法叫“通感”——诗词最能体现，一句好词，触动的不只是读者的视觉，还有听觉，六感此起彼伏，触类旁通，于此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。

3000年的诗韵就在口边，而600岁的故宫，更是再熟悉不过——故宫文创每年创收超过15亿元，这个数字意味着每户人家家里就有一件“故宫制造”。这个产业大到可以支撑一台衍生综艺《上新了·故宫》，即使三年播下来，故宫的秘密仍然说不完。

我看到苏轼特展里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：“剖蚝得肉，与浆入水，与酒并煮”，“取其大者，炙熟”——吃货实证！小生蚝剥肉煮着吃，大生蚝直接烤着吃，会家子！

我在乾隆花园里看到王羲之迷弟乾隆复刻的“曲水流觞”，想象在一个惠风和畅的日子里，上演文

人雅戏。

我看到雍正在竹林抚琴的名场面，想起《历史那些事》里把这位“大清爆肝CEO”形容为“百变巨咖”，工作玩耍两不误。

我在故宫房梁隐秘的角落找到爱发弹幕的乾隆藏在那里的“钱龙”：用“乾隆通宝”串起来的一条龙，寓意来年风调雨顺。

一个手机座、一把团扇、一本手账、一双鞋……故宫文创带来的不只是有设计感有人文底蕴的日用品，更是将文物的展陈，从博物馆延展到每个人的生活场景。一个人不可能跑上来就啃二十四史，但促使一个人去读宋史的，可能就是一阙宋词；推动一个人去了解整个吴越朋友圈的，也可能就是一幅画，一则故事。伯牙子期，高山流水；爱豆嵇康，广陵散绝；戏精勾践，卧薪尝胆……文与史，陈酿与新瓶，就这么一代又一代淘换着，换得满室留香。■



《上新了·故宫》

